

第一回 天水佳人洗蛾眉充白面 司空學士開花選代紅絲

璧美荆山，蘭看空谷，教人何處垂青目？蛾眉扮做俏書生，誰人不道風流足。
鴛侶難求，鸞期莫卜，玉堂怎得金蓮屋。借他柳隱與花迎，方才有個人如玉。

右調《踏莎行》

話說前朝，浙江處州府麗水縣小蓬萊山中有一地方，叫做列眉村。為何叫作列眉村？只因這村中四山環繞，秀色聳出，一望有如雙黛，故相傳得名。這列眉村雖然風景幽異，卻去郡百里，遠在萬山深處，別是一天，人跡罕到，所以知之者少。村內有一個喬木人家姓趙，聞他祖上在宋朝就有做過宰相的，歷來仕宦不絕，只到近日，方才都習農桑，將讀書一脈，競無人料理。雖書不讀，卻因山中地廣人稀，田地甚賤，家家以耕種為事，遂致飽暖者多，饑寒者少。這一村雖然有千餘人家，趙姓是個大族，到差不多占了一半，故趙姓子孫，最為繁衍。內中有一人，叫作趙本，娶妻溫氏，二人甚是恩愛。到了三十以外，只不生子。二人著急，各處祈求。到了三十六上，方生了一個女兒。雖然不是兒子，只因生長艱難，便也歡喜。因替他起個小名，叫做如子，蓋取就與兒子一樣意思。這如子生得臉兒雪白，髮兒墨黑，唇兒通紅，眉兒碧綠，身幾花嬌，腰兒柳弱，手兒筍尖，肩兒玉臙，眼兒比秋水還鮮，腳兒比金蓮還小。趙本夫妻，已成了鄉下人家，見了這樣一個女兒，怎生不愛。最奇是生如子這一年，合村的桃李，並無一枝開花，蓋因秀氣都為如子奪了。

正是：

陽有精兮陰有華，故叫遍地吐雲霞。

有人占盡陰陽美，桃李如何敢放花。

不期這趙如子生來將秀氣奪盡，剛得到十歲，而趙本夫妻早相繼而亡，止剩得如子一人。卻喜這列眉村中，富庶者多，風俗淳厚，沒有小人作姦起釁，故容得如子一個小女子，領著一班村僕村婦，將父母安葬了，依舊照常耕作過日，並無閒說。

如子此時已是十歲，況心靈性慧，每每暗想道：「我不幸父母早亡，又無兄弟，孤獨一身，何以自立？若日日但習學些女工針指，如何有個出頭日子。」因又想道：「我又聞得，我趙姓乃舊族人家，歷來仕宦不少，怎到如今，就並無一個繼續書香了？」因又想道：「時常聞得讀書的人方能出仕，若只居鄉種田，如何能夠顯祖宗？我家尚有公受的祖上遺書。高高封鎖在那裡，何不取出來一看，看他上面是些什麼，便能出仕？」因叫僕夫取出鎖匙，將封鎖的書櫥一一開了，取出幾卷來看。看看去，卻認他不得。因又想道：「書必要人教訓，方知義理。」因訪得有個叔祖叫做趙習古，久在村中開一個書館，因著人送了他兩挑米，請了他來，要他教誨。趙習古因說道：「你女孩兒家只該習些女工。明日大了，招個女婿。撐持你父親的門戶就夠了。讀書何用？」如子道：「女工的事，女孫已知一二了。今閒居無事，求叔祖教訓幾個字兒，明日大了，寫寫賬目也好。」趙習古道：「既是這等說，果然識見個字兒也好。待我或早或晚來教你。」自此之後，如子便朝夕誦讀，漸漸識起字來。讀到十二歲上，讀著了書中滋味，便時刻不能釋手，遂將家中所藏的書籍，盡數流覽。流覽完了，又到族中將分去的也借來觀看遍了。先學做詩，後學做文。及到了十四五歲上，竟讀成一個飽學的儒生了。此時，叔祖趙習古已死了，他學問雖然有成，卻無一人知道。每於花朝月夕，於是自吟自賞。到了十六七歲，有人來與他議親。他暗想道：「我生了這等一個容貌，又習了這等一肚皮的才學，若等閒埋沒在個村夫俗子之手，豈不可惜。」凡是來求婚的，遂都一概謝去。謝便謝去，心下卻細細躊躇道：「幽蘭生於空谷，誰則知之？寶劍必懸之通衢，方有識者。我趙如子生在這列眉村中，若只在這列眉村中求配，便將這列眉村翻轉了，料也無一人可為我趙如子作得配過。若守株待兔，自應甘老，若苟且就婚，定明珠暗投，安能比貌無慚畫京兆之眉；較才不愧坦東牀之腹。除非移居郡就，域者人可知我，我亦可以知人。若塵埋於此，便是虛生此身了。」因又想道：「我不幸父母早逝，又無伯叔兄弟，單單只我一個女身，學動便有形跡，動人耳目，怎好輕易妄行。莫若悄悄地改裝做一個男子，起個黑早，偷走到郡城中去看看光景，料也無人知道。」自動這個念頭，卻又忍耐了幾時。然朝思夕想，便就忍耐不住。因瞞著人做了幾件男衣，又叫人折了一頂儒巾，又叫人買了一雙小小的靴兒，暗暗穿帶起來，打扮做書生模樣。又叫一個中年僕婦裝做家人，貼身服侍。又叫一個老人家收拾行李盤纏跟隨。家中事務，盡托付得力家人照管。諸事打點停當，選擇了一個好吉日。起個絕早，競悄悄的走離了列眉村，一徑望郡城而來。

此時正是三月豔陽天氣，一路花柳爭豔，十分有景。如子看了，甚是歡喜。心下暗暗想道：「外面風景如此，若不出來一遊，豈不辜負繁華，令春光笑人。」因在路上或是看看山林，或是看看水，行了一里，到坐有二二里的工夫，故一日走不上二三十里的路。直到第四日，方才得到郡中。恐怕飯店中人雜，不便作寓，因尋了縣前一個觀音庵兒住下。

到次早起來，因問庵僧：「吾聞處州乃東南勝地，不知謝靈運當時游石門洞與遇一仙女的浣紗溪處，可還有遺蹟在那裡，指示一遊否？」庵僧道：「怎麼沒有，有便有得，都在深山中，荒荒涼涼，沒甚好看。相公若要遊覽耍子，到是城東有個司空學士的花園，十分齊整。內中千紅萬紫，十分可愛。且主人甚賢，每每說得投機，即便款留。相公若要耍子，到是那裡有些妙處。」趙如子聽了道：「既是此園有些景致，就去看一看再思量往別處未為不可。」遂等吃了飯，叫家人在庵中照管行李，自家卻帶了僕婦，慢慢的向城東而來。才走不得一二里路，早看見或三五個，或六七個，或在前，或在後，都紛紛講說是去游司空園的。趙如子便不問人，競隨著眾人走去。又走了數里，方走到了。因定定神，方緩步而入，細玩園中風景。但見：

桃三攢，杏四簇。花間紅樹；鶯百啣，燕千啼，鳥弄管弦。東數行，西數行，楊柳分垂綠幕；高幾片，低幾片，落花亂砌錦茵。左一折，右一折，盡是朱欄；前一層，後一帶，無非密室。廳堂聳秀，玲洗巧石疊成山；池沼澄鮮，清淺活通泉作水。曉日映簾攏，氤氳春色；東風吹徑路，雜踏花香。四壁圖書，列海內名公題詠；滿堂玩好，皆古今珍重琳瑯。只就到處風流，何殊金谷，若論其中有美，無異桃源。

趙如子看見園中風景繁華，十分愛羨，便隨著眾人東西賞玩。正賞到得意處，坐在一塊白石之上，要打帳題一首詩以紀興。只見一個青衣家人走住面前，說道：「家學士老爺在後廳，因看見小相公少年儒雅，要請去會一會。」趙如子忽然聽見，略暗想道：「主人與我素不識面，為何請我？」因辭說道：「我乃過路閒人，因聞貴園名勝，偶爾隨眾一遊，並無他意。」

我回復一聲。」青衣家人道：「家老爺甚是愛才，今既已看見小相公儒雅風流，諒是多才，定要請去一會，怎肯等閒放過。」趙如子還要推辭，早又是一個披髮童子走來請道：「家老爺立候相公去一會。」趙如子見主人再三邀請，無可奈何，只得隨這家人童子走了進來。才走到階前，早看見司空學士行到方中，立在廳前迎候。趙如子見主人有禮，忙趨到廳前深深一揖道：「晚生小子，孟浪遊園，正愧唐突有罪，乃反辱召賜登尤，何幸如之。」司空學士連忙答禮道：「聲氣未通，本不當輕屈識荊，然珠玉照人，又不忍失之當面，故不避小嫌，率爾邀駕。今幸得親丰範，方遂鄙懷。」揖畢，拱入廳傍一間亭子上來。原來亭子上已先有七八個少年書生坐在裡面，由一個門客陪著。眾少年看見司空學士又邀了一個少年書生入來，遞俱立起身來相見。相見畢，各各敘齒坐了。左右獻上茶來。茶罷，司空學士因問趙如子道：「尊兄既蒙賜顧，台姓、貴表並尊居萬望見教。」趙如子因打一恭道：「晚生趙白，賤字非玉，借居縣前觀音庵裡。匆匆不及修刺為罪。」司空學士聽了大喜道：「好個非玉！趙兄連城妙境，果然非玉之可比。」司空學士一面說話，眾家人早一面備了三四個攢盒灑肴在亭子中間。司空學士就邀眾少年去飲。趙如子因同眾少年辭道：「輕造寶園，得睹芳菲，已自過望，怎敢又叨盛款，何以克當。」司空學士道：「荒園得蒙諸兄過賞，三生解。草草薄醪，聊代賣漿之敬。」眾少年見主人多情，只得敘坐而飲，正是：

人為看花雜杏來，花因客賞更爭開。

誰知詩酒留連意，卻是東君暗選才。

你道司空學士為何設酒留眾少年而飲？原來司空學士有一愛女，年方及笄，欲選一婿，以坦東牀之腹，一時未得其人，故借遊園之便，叫家人只檢少年人物風流者請來一會，再托杯酒盤桓，以探其有才無才，暗為選婿之地。已非一日，故這日又邀了眾少年到亭子留飲。飲到微醺之際，司空學士因說道：「我學生最愛詩酒，今既賴花鳥與春光有靈，得屈諸兄到此小酌，可謂有幸矣。然人心苦不知足，更欲邀諸兄少留數行珠玉於壁間，以志一時之勝。不識諸兄能忘主人之不賢而慨賜一題否？」眾少年正飲得興頭，忽聽見司空學士要他們題詩，便默然皆不出一語。趙白看不過，只得答應道：「詩酒乃文人之衣食，有何不可。但恐巴人下里，不能入陽春白雪之目，故諸兄逡巡不敢耳。」司空學士聽了大喜道：「金玉決不作瓦礫之鳴，諸兄若肯賜教，自在漢唐三百之上。我學生也不敢輕聽，請先飲一巨觴，以代洗耳何如？」因叫家人篩了一大爵，拿起來，對眾人一飲而乾，道：「我學生量本不洪，勉飲此者，聊以表求教之急耳。」眾少年見司空學士吃了酒，苦逼題詩，知難回他，卻又自做不出，只得同推到趙白身上，道：「趙非玉兄既以詩酒為文人之衣食，應有佳句以應司空學士之命，且請先吐瓊瑤，以發詩興。或者晚生輩得其鼓舞，以步後塵，未可知也。」司空學士細看眾少年，已注意趙非玉如孤鶴之在雞群，一時不便單索他題，得眾人一推，便乘機說道：「既諸兄同推非玉兄，則非玉兄之珠玉不容再秘矣。但無空求之理。」因叫家人奉酒一觴，以潤詩筆。又各各斟酒一杯以陪。又命家人送上文房四寶。趙白一來也要試才，二來面皮怕羞，也回不出，因受了道：「既承賢主人之命，又辱諸兄相推，安敢固辭。但請司空老大人命題。」司空學士見趙白竟不推委，滿心歡喜，因說道：「非玉兄美少年，白具新穎之才，若出一陳腐之題，便不足以窺其妙。」眾少年俱贊說道：「老學士所論，最為有理。且請教，詩題如何便不陳腐？」司空學士道：「我想，禽獸與人同情，人既願得佳偶，物亦宜然，故我學生欲將『鶯求友』三字為題，以求非玉兄賜教，不知如何？」眾少年俱隨口贊道：「好一個『鶯求友』！又恰合時令，正好索趙兄佳句。」趙白聽了，也不贊好，也不道嫌，也不推辭，但默默拂開一幅花箋，提起筆來。輕輕而寫。先寫題道：

賦得《鶯求友》以應司空老學士之教

春情悄悄逗芳心，逗得黃鸝也不禁。只覺自孤花外轉，不知誰是柳邊尋。

愁他無意藏嬌舌，笑我多情空好音。倘得交交還嚶嚶，雙飛雙宿過春深。

列眉村晚學趙白非玉氏題

趙白題完，隨即雙手呈與司空學士道：「俚言聊以塞責，污目之罪，萬望見原。」司空學士見他落筆便寫，先已驚倒。及見他頃刻做完送來，便覺駭然。接了展開一看，早吐舌道：「清新俊逸，原來非玉兄是個才人。」再讀到中一聯，一發贊不絕口道：「意中意外，淺淺深深，無一字落人齒牙，真匪夷所思。」及讀完結語，不禁拍案大叫道：「何幸今日無意中揭遇非玉兄這等仙才，真快事也！」叫家人斟了一卮酒，親自出席，送與趙白道：「趙兄美少年，相去二八也還不遠，能讀書幾何，就能如此風流儒雅。真是天聰天慧，使人起敬。」趙白聽了，忙謙說道：「後生小子，孤陋之學，荒誕之才，只合弄文村野，怎敢當老先生如此青目？不勝內愧。」司空學士道：「我學生豈妄諛人者。趙兄佳作，不獨清新占翰苑之高，而又嬌豔奪香奩之秀，實非等閒所能及也。」又讀一遍，又贊賞一回。方傳與眾少年道：「請諸兄一看，以為如何？」眾少年彼此傳看，無不交口稱揚。趙白因說道：「小弟拙作，無非拋磚。後來居上，還望諸兄揮灑一番。」眾少年因辭謝道：「趙兄珠玉在前，小弟輩縱搜索枯腸，辦自慚形穢矣。」此時，司空學士一片神情，已經注在趙白身上，料想眾少年沒有人勝似趙白，故不復索眾少年題詩，故眾少年痛飲了一回，遂各各辭去。司空學士也就不甚苦留，任他去了。惟趙白起身了三四遍，司空學士只是不肯，說道：「天色尚早，還有一事要求教。」趙白因又辭道：「晚生天性原不善飲，今飲醇過多，不獨心醉，身已醺醺無主矣。」司空學士道：「既是趙兄不欲困於酒，怎敢相強。」因立起身來，「且到內書房去煮茗解醒何如？」趙白心下雖要脫身，當不得司空學士殷殷款洽，一時難於苦辭，只得隨他又到書房申去。只因這一去，有分教：花有清香，月留淡影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